

伐木場的來信

生活文叢

高山青等著



文娛出版社



洪天賜教授捐贈

生活文叢

伐木場的來信



高山青等著

文娛出版社



目 錄

伐木场的来信·····	高山青	1
文床春梦·····	尤研	13
读"神戏"一文有感·····	赤农	15
从广告想起·····	铁民	18
我的希望·····	林立	21
满江红		
——读"冰凌花"有感·····	刘冬花	25
征途		
——献给文艺大道上的朋友们··	李经好	27
一个报童的遭遇(外一首)·····	汤时	30
笔之颂(外一首)·····	符肇流	33
给管工·····	低能儿	38

对南方艺术团演出的一些意见……………一观众 40

一部失败的创作

——略评“蛆虫”……………奔浪 46

评“万家灯火”……………土妮 50

“西藏桃源”中的殖民主义思想……………越飞 57

诚挚的谦逊

——读“鲁迅书信选”……………鸣心 64

中国的木偶戏……………粤仁 69

何物“日本周”……………伊凡 74



伐木場的來信

高山青

小紅：

自从我来到祖国北方后不久，就连续接到你那连珠炮般的几封信。

你要我把这里的山山水水描一描，把伐木工人的生活说一说；好让你“这个象牙塔里的书生，从纸上得到些微‘感性认识’也好。”

为了不使你失望，我这就来第一封吧！

我知道，你很喜欢《我为祖国献石油》这首中国歌曲。每当想起你成天“锦绣河山美如画……”的哼个不停，在家里，象跨上了骏马似的横冲直撞劲，我心里总是甜滋滋地笑。

说真的，我也挺爱唱这首曲的。

可是，以前我唱时，总觉得感情空洞，隔靴搔痒似的；但自从来到这里，看到马来亚的锦绣山川，工人叔叔的高大形象后，才觉得再

唱起来时有些不同。

的确，祖国是壮丽的、伟大的。

每当我站在这里的大铁桥上，看那气象万千，象黄河那样的流水，看那“欲与天公试比高”的大山，总是心里热呼呼的，也仿佛胸脯上开了天窗似的，八面畅通，四面来风……

你瞧，“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看那山的海洋，白云缭绕的景象，你的思潮怎不随着山浪起伏翻腾，心儿飞向那神往的群山！

就看眼前这座瀑布山吧！它是咱们工人大叔伐木的地方，也是春雷滚动、凯歌高唱之处……它，就象擎天柱一样，“飞峙大江边”；而象巨手那样，突兀而起的巅峰，频频向人召唤似的……。

尤其到了傍晚时刻，晚霞，红艳得象还未调色的油彩，被画家从油条里挤出来，涂染在山顶着的天空上似的；真象一面山的旗帜，迎风飘扬啊！

是的，在这“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画里，人们一定要赞叹着说：“啊！江山如此多娇！”；如果是你，你一定又要大唱你那首心

爱的歌了！

牛馬般幹活

可是，当你来到大河边，看见一个个瘦长的身影在树桐堆里，卡车下、机房中晃动时，你的心就会马上变成铅块的！

望着那一张张憔悴枯黄的，而又和蔼可亲的面孔，看看这些象牛马般干活的伐木工人，也许你会后悔，后悔你刚才唱的歌——因为，那毕竟风马牛不相及；因为，山川景色固然秀丽，可是，也只有在他们扬眉吐气的时刻，祖国江山才更壮丽啊。

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呢？

每天，当浓雾还象轻纱般笼罩着大地，寒星仍在夜空颤抖时，咱们的工人大叔，早就整装待发了。

他们，可不是为“祖国建设跨骏马”的呀！为了和飞涨的物价赛跑、为了养活一家大小，才给资本家当廉价劳动力，骑上“瘦马”（

破烂的盘车)往深山密林里赞。

头顶着蓝天、脚踩着白云，高山丛林里喧嚣一片。

锯木工人开动了达达响的电锯，把老工头寻找到的、有经济价值的大树，象斩瓜切菜般锯下。

霎时间，只听见山崩地裂那样的巨响——百年大树就这么乖乖地躺在山坡谷底，任由工人再依尺寸分割了。

你可别以为那是轻松简单的工作。单单那把电锯，相信比你这个小家伙还重，生手若想把它用一用，它就会象给你一点颜色看一样，把你的双手震得几乎已经失去那样的感觉——可在伐木大哥手里，它就服服贴贴。

轰轰轰！轰轰轰！你猜，那是啥声音？

那是森林里的巨无敌——铲泥机！

这个大家伙是山林里的霸主，攀山越岭如履平地；而发起威来，真是横扫障碍物如卷席。电锯倒下的树，就全靠它开山路、放铁缆，把它拖曳到山里的小“码头”〔注〕去。

也在这个时候，咱们的“山大王”〔注〕

象老虎般吼着来了！

它是伐木场的“运输队长”，一口气能背起七八顿的树桐飞跑。通常一天只能跑两趟，（这里的情况。）可见从山里到火车轨旁的“大码头”有多么远的距离。

虎尾邊、春冰上

这里的工人时常这么说：“我们是在阎罗王府门边搵食啊！”

的确，这是一项如处于虎尾边、春冰上的工作。死神，随时都在敲叩着他们的心！

先说“山大王”吧！

在海拔三、四千尺的高山上，上坡只见天，下坡只见地；有十五年驾车的经验，也会发生时故，这可见其危险一斑了。

高山地带经常突然就是倾盆大雨，对于在路途中的司机来说，简直要比杂技团里走纲线还要“牙烟”哩！

有时机件过旧，又因稍载过重，往往在上

坡的关键时刻，控制煞车的“牙”，突然爆裂，那时，就全靠工友的机警与胆量，否则，山谷底下，就是葬身之处。

电锯倒树也很危险：

参天大树，往往彼此牵拉，形成枝连枝，藤连藤的现象；倾倒时，工人往往防不胜防而被牵动的树干、粗枝打个正着。

两年前，这儿有位马来工友就是这样而死，当人们找着他时，脸上已叮满苍蝇和尸虫！而他只稍为击中头部，如若及时发现，也许还有救。

另外一位也是这样，虽幸于死里逃生，也落得个终生残废。

可真巧，今天，河上游的芭里，一位马来电锯也惨遭树桐压着。那是载他到医院急救的船夫，路经此地时，给我们带来的恶讯！（不知他现在情况如何？可真替他担心！）

铲泥机，似乎四平八稳，不会发生事情的了。但是，也正是五个月前，对面伐木场的一个马来跟车，却不幸被后退时的巨轮压着，一条腿被辗得粉碎。（现在，这里火车站上，人

们时常可以看到一个拿着拐杖卖香蕉的中年汉，这就是大难不死的他了。下次你有机会到此的话，一下火车，可千万要和他打交道才好。)

其实，这许许多多工伤事故，不单只我们这里发生；只要稍留意报纸，你可以看到常有树桐压死人的恶讯，而这些事件，又常以树桐上下卡车、盘车时发生为多！

不是我在这里制造耸人听闻的事情；我们这里一位工友的大哥，就是这样惨死在附近的一间伐木场上，那是“山大王”到达“码头”卸树时发生的。

这一连串的事故，会是工友的粗心大意吗？

有一条道理你要明白：老板都是贪得无厌的吸血鬼；他们“愈是公开表示自己的目的是发财，那末，它就愈显得刻薄，可憎和令人痛恨。”为了使自己榨取更多的利润，付出最少的资本，许多应有的安全措施，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劳动强度等等，都是故意忽视的。

比如说，被泥机压断腿的那位马来工友，

如果跟车换着两个，那么他就不会疲于奔命，以致硬要干两个人的活而发生事故了。

当然，对老板来说，请两个工人是不合算的。

因此，只要还有存在这样的生产关系，这样的社会制度，劳动人民总是这样被欺凌，这是一种必然的现象；而也总有一天，这种情况一定会消失，这也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说到资本家，我们公司的老板，是一个典型的吸血鬼，人人都叫他“老槟榔”。（此为越老越顽固之谓也。）

他经常小题大作或借题发挥，把工人一个个咒骂；象老虎那样的吼声，比机房里的摩多声还响哩！

有时个别工人为了争取较合理的待遇，理直气壮地和他争论时，他总是仗着几个臭钱，依着权势，更加大声骂回；照他说，这叫做有钱讲话就大声呢！

久居深山不怕虎。山林里，纵有“大伯公”（老虎）出没，但胆大的工人们却“胜似闲庭信步”，只大喝一声，或开动机器，山君却

自会退避的。

但是，我们的老板，在个别工人的呼声面前，仍是气势嚣张，“张牙舞爪”，这真是残暴猛于虎了。

当然，工友们对“它”也同样是“久居深山不怕虎”的；只要他们团结得象一个巨人，大显工人阶级的英雄气概，这个家伙就原形毕露——“纸老虎”而已。

就举一个例吧：

黄忠是个泥机好手，因被公司的花言巧语所动，便丢掉他原有的固定工作，来到我们这里。

半个月后，不料这里突然“封芭”，闲在公司没工做。按照章程，他有权领取打底薪及吃老板的“免费”饭。

可是，狡猾的“老槟榔”，为了不让工人得到些微好处，于是眉头一皱，临时换了新章程。结果，月底时，黄忠七扣八扣下，仅得区区几十大元，和原本四百元底薪相差颇大。

起初，黄忠单枪匹马和他周旋，不得要领，可是，在全场工友大力支援下，展开停工行

动抗议后，老板终于发抖了。

你看，这不是“纸老虎”吗？

工友心連心

你看，我们的工友是那么心连心啊！一人有事，众人相帮，这就是工人们大公无私的崇高品德了！

咱们这些可敬的亲人，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游侠”，那里有活干，背起包袱就往那里钻。因此，这里汇合了几乎来自祖国东南西北的好汉，虽然南腔北调，倒也融洽得象一个大家庭一样。

当然，部份工友受灰黄文化影响，终日想入非非，表现得很俗气，也是必然的现象；因为，一小撮害人虫，大肆制造精神鸦片，毒害工友们纯洁的心灵，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呀！

因此，有志气的青年们，正派的文艺工作者，就有必要深入他们之中，一方面向他们学

习，使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一方面去影响他们，去把进步的文化来传播，成为青年的当急之务。

小红，相信吧！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正确的思想总会被所有广大的工人掌握，到那时候，不但千年大树要连根拔起，整个地球也会在他们的巨手挥动下，旋转几圈呢！

而我也相信，到了“山岗也显得年轻，河水发出欢笑”的日子里，咱们的伐木工人将豪情满怀，高唱赞歌，当然，他们不唱“我为祖国献石油”这首外国歌，他们要高唱“我为祖国献木材”这首新曲了。

小红，第一封信就写到这里吧！有甚么好听的故事，我才再给你捎一封“感性认识”吧！

祝

三好

你的 青叔

26—12—73于

北方

註：

(1) "山大王"即"盘车"，是山林里载树桐的罗哩。

(2)山林里囤柴的地方，这里却叫"码头"。



文床春夢

尤研

鲁迅先生曾经做过一篇《文床秋梦》，而我的短文的题目是看了一篇游记之类的文章之后才联想起来的：有人随乒乓球队访问中国，"走马看花"式地游了一通紫禁城之后，忽然雅兴勃发，居然想称孤道寡起来，有下列文字为证："在宫内兜着跑，总之了心愿，看过皇宫，走过皇宫，就算没有皇帝做也甘愿。心里想：'假如有机会做一天皇帝，过过皇帝瘾，多么爽呀！'"

真的，"发思古之幽情"，往往是为了现在，更何况是进一步为自己筹谋呢。一想到"三宫六院七十二偏妃，天下美女皆集中在这里"，以供他一人的"穷奢极侈的荒淫的生活"，当然是做皇帝来得"爽"些。但是，怎样把这梦想变为现实，实在颇为踌躇的。试想：封建皇朝在全世界范围内已日益崩溃而趋于灭亡，在中国，这种制度已被彻底的埋葬，逊清的

溥仪终于要把凡人来做，重新改造和学习，不就是一个明证了吗？虽然世界上还残存几个帝皇，但要他们让出宝座，以便这位游记的作者“有机会做一天皇帝，过过皇帝瘾”，则无疑是“与虎谋皮”的吧。倘若如此，求之而又不得，只好自叹这是一场春梦吧！

这就完了吗？也不是的。为我们的游记作者打算，也还有办法在的，那就是：买便雪花膏，涂成一张油脸，一见有公主出现之际，则趋前奉迎，涎脸追求，待看到她有“知己之感”的时候，就仿照电影上那样地一条腿跪下去，叫道：“唉唉呀，我爱你一千倍！”这虽然没有“南面”那么“爽”，但总算是攀龙附凤，一夜之间就飞黄腾达起来，再不必为柴米油盐而头痛了。不过，公主未必会爱这种死样活气的“书生”，因此这种办法能否实现还是没有十分把握的。

不过，春梦是可以做的，在所谓“文艺园地也必须有自由”的“自由”论者看来，这当然是一种“自由”。请安息罢，我们的候补的皇帝！

讀“神戲”一文有感

赤農

在《文娛畫報》第六期，志強君談及了神戲，的確，神戲在北馬一帶是很普遍的。目前，似乎又有了新趨勢，與傳統有別了。

以往，有關方面聘請神戲酬神，是連續演上幾天，到所規定的日期止。現在可不同了：譬如演三天來說，神戲占二天，而最後一晚却由“流行音樂隊”演出。據說，這是什麼為了符合青年人的要求。對老一輩的思想麻醉了還不算，而今又變本加厲，廣泛的戕害了青年人的意志了，這是令人深感憤慨的。

尤其是北海與吉打兩地，在上半年期間，這些麻醉劑更是源源而來，如火如荼，猖獗之極。

平時，雖也有藝術歌唱團演出，但這畢竟是太“藝術”了，廣大的勞苦群眾看不懂。何

况，从票价看来，归根究底，他们的艺术也只是为了一小撮有钱人服务吧了。

回顾今年五月间，马大华文学会的《春自间来》到来亚罗士打演出，深受群众的热烈欢，劳动群众看后也都能产生共鸣，对一般青年也有良好的影响。我曾目睹一位青年朋友，在散场后他把手里的一本流行曲歌书，扔入垃圾桶内。这是多么使人感到激动的一幕。虽然，当时由于某种客观环境关系，许多好节目被取消了；然而，在这鲜有正派文娱活动的地方，《春自人间来》的演出，还是令人感到无比兴奋的。

"大家的心灵都好象未经耕耘的土地：其中丛生着蓬蓬的乱草，偶然有一颗麦种被风吹来，它的幼芽也会枯死。"（引自高尔基的《老板》）我们要消灭一切给劳动人民带来坏影响的不正派 不健康娱乐，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只要有丝毫放松，就会被无孔不入的毒素所侵犯。所以，我们迫切的希望真正发扬人民艺术、为广大群众服务的文娱团体常到这一带来

搞演出。"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见鲁迅《故乡》)。我们也必须本着大无畏的精神，吃大苦，耐大劳的把所有毒草连根拔起。也让路两旁的广阔土地，长出绿油油的稻苗来。



從廣告想起

鐵民

一次看电影的时候，看到这样的一段广告：一群割胶工人，建筑工人和渔民正在劳动，忽然下起大雨，他们便连忙放下工作跑回家去喝补酒。这是一个推销补酒的广告，在短短的画面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包括有三种不同职业成员的家人的环境是多么的美好，他们被雨淋了之后可以放下工作回家去喝补酒来进补。这使人们感觉到他们的生活是多么的幸福和美满。

大家都知道，几百年来我国各族劳动人民一直都受着种种的压迫和剥削，生活很是贫苦。尤其一些乡村地区的劳动人民的生活就更加的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出尽了力气，换回来的，只是吃不饱穿不暖的痛苦生活，就如广告中的人物来讲吧

；在胶价惨跌的时候，入息原本少得可怜的胶工的生活就变得更加可怜了，如果没有其他副业的收入来帮补，他们一家大小只靠割胶得来的微末收入，又怎么能生活下去呢？连起码的吃饭问题都那么困难，试问又有谁能象广告中那样，当下雨时就回家去喝补酒呢？如果胶工的生活如广告中那么的美好，那为什么又有那么多的年青人离开了乡村到城市来谋生而放弃割胶的生活呢？建筑工人的生活一路走来都是很困苦的，在雨季时就不能工作了，有时建筑材料如洋灰、木料、圆铁等缺乏时，也得停工。因此，在建筑工人中常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七天只有三工半，下雨回家吃自己。”也由此可见他们的生活是如何的难过了。虽然建筑工友的工资比其他一些工作稍为高一点，但他们却要付出更大更多的劳动力，所以他们往往要多吃点食物体力才能补充，如果是单身汉，生活还比较易过，如果是有家庭的话，就不得不为生活而担心了，试问在万物涨价奇高

的今天，还有多少劳苦的人能有多余的钱来进补呢？再者，说到渔民的生活就更加困苦了，他们常年累月在海上与风浪搏斗，时刻都有着生命的危险，捕到的鱼换回来的除了清还各种各样的债务和税收之外就所剩无几了。还有近年来，渔民出海捕鱼时，经常都遇到了“海盗”而被抢劫一空，甚至还要被扣留起来，等家人把赎金（往往是很大数目的）交去才能重获自由，否则生命就有危险。而当被扣者重回家园时，自己的损失也就无法填补了，他们的生命财产如此的没有保障，生活这样的悲惨，试问又会有那一个受苦的渔民能在下雨的时候放下鱼网，回家去喝补酒呢？也由此可见，这段广告无非是商家为宣传自己的商品，无视现实，凭空想出来的美境、粉饰现实的东西。

我的希望

林立

脑中纷纷乱乱

心内慌慌张张

想了三十五遍了

还找不出我的希望在何方

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工人？

当一个勤劳勇敢的农民？

或者到街边卖卖红豆冰？

可是，别忘记，

我们的师长天天在叮咛：

这不是希望，

是没有出息的玩艺；

没有出息的玩艺算希望，

你要到板桥医院报个名！

愿各族人民挣脱枷锁
愿千万朵鲜花迎风起舞，
愿温暖的阳光洒遍祖国大地。

可是，要当心，请注意，

我们的社会栋梁嘶声竭力：

这不是希望，

是迷人的政治把戏！

如果继续妖言惑众，

那么，请你进来我们的监狱！

去美国捞个博士？

或者攀上银行专家？

或者竞选国会议员？

哈哈，劝你

不要做梦，不要发颠。

博士可以用钱买

专家到底是奴才，

国会议员嘛……哼，哼！

你的文凭第几等？

你的资格几巴仙？

穷人的孩子应该做牛马，

穷人的孩子那儿有明天！

脑中纷纷乱乱
心内慌慌张张
不敢抬头看呵

长长的黑板上

" 我的希望 " 闪着刺人的寒光

请教邻座的模范生胡阿图，
他扬起鼻梁，瞪着狗眼，
教训我这个大笨猪：
何必认真？何必严肃？
也不用忧愁，也不用踌躇
大人怎么说，

老师怎么讲，

你就怎么涂！

识时务者为俊杰，

这样才有好前途。

分数最要紧，

别的事情我不管，

老子死了我也不在乎！

前年，胡阿图说

他的希望是当歌星，

去年，胡阿图说

他的希望是到外国镀镀金。

今年呢，

大人们明里暗中，鬼鬼祟祟，

提倡拳打脚踢，

提倡成人电影；

提倡抽吸白粉，

提倡披发幽灵。

胡阿图说，

都是佳音，都是佳音！

这些全是他的希望，

这些希望使人真开心！

" 我的希望 " 原来乱糟糟，

教育政策原来这样好！

我恨难消，心不凉，

要把 " 我的希望 "

统统丢进太平洋！

滿江紅

——讀“冰凌花”有感

劉冬花

北大荒原，
曾又是，
鐵騎奔突。
義旗立、
英雄奮起，
痛斃妖孽。
堅甲利兵成底用？
貞心勁質真如鐵。
笑“蝗軍”美夢付東流，
煙塵滅。

乾坤變，
怨苦雪；

人事改，
豪情热。
教银锄铁臂，
绣描新月。

完达山头苍柏翠，
蛤蟆滩上嘉禾鬱。
正冰凌花放旭阳升，
怀先烈。



征 途

——獻給文藝大道
上的朋友們

李經好

污霧濃罩河山
遍地魔眼眈眈
妖嘯鬼喊
駭人心寒
驚回首

夜漫繞
前路還曲遙
莫哀嘆
莫把腳步停了
懷朝陽
敢把重担來挑

窗外
风雷激盪
云水哮
月皎栏杆
星群笑

贞草拔翠
香花艳怒
雄关如铁
相映辉煌
似春光
胜似春光
人民艺术闪金光

征途上
多艰险
众志成城
困难开颜
叫嘹亮的歌声展翅飞翔
叫人民的心声震撼河山

尖兵潮涌

战鼓紧擂

生活赐篇章

燕语传捷报

旌旗奋举

敌灭灰黄

让人民艺术火炬照亮胸膛

让人民艺术光芒照亮大地



一個報童的遭遇

(外一首)

湯時

他拊心的慘叫
是誰狠狠的把他淋油活燒。

父親是老扒手
母親受病魔干擾
弟弟妹妹還小
便毅然的去當報童。

純潔的心灵
受到污染
去淪為小扒手
過着隱瞞的生活。

他拊心的惨叫
母亲的悲痛
弟弟妹妹的哀悯
都填进赤热的蕴结。

怒火猛烧着
教他撕扎了社会的真面目
一种生活的控诉！



寫信老人

天际茫然黯淡
照在街巷
一阵冷冷的吠声。

骑楼下
倚坐着瘦弱的身躯
木桌上
磨墨就磨去了夜
挥笔挥写他人底心语
一堆白纸
在微微烛光下
映出了老脉底泪晶

他抖着盹着
黑夜的背影里
衬托出生命底光采。

筆之頌

(外一首)

符肇流



不要小看
这一支小小的笔
它尖利闪光
无形力量

比山高

比海深

笔下

描尽人生诸种相

挑开社会的烂疮

让丑恶现了形

牛鬼蛇神
一个个不能超生
真理抬起头
正义要伸张
埋葬黑暗
歌颂光明

笔下
万丈豪情吞斗牛
千军万马在奔腾
万里江山在呼唤
时代号角
春雷战鼓
激励颗颗向上的心
捍卫锦绣河山
贯澈神圣使命

小小的笔
唾弃风花雪月
声讨一切害人虫
谴责无病呻吟
小小的笔

是利剑
是坦克车
是人民喉舌
是大众心声



請給我一枝彩筆

請給我一枝彩筆
我要描繪美好的人生
追尋幸福的女神
永隨你我身邊

雖然現在天還黑呢
遙長路上仍險惡重重
一個堅定的信念呀
抵得住一個個風暴的襲擊

顆顆火跳的心
開放着火紅的血花
閃耀着晶亮的光芒
如同荒野上迸濺流放的燭火

赞一赞北斗星
指引迷途徬徨重归安宁
正义澎湃底急流
冲荡卷扫多少秽腥污垢

请给我一枝彩笔
我要歌颂光明的热望
且听天处春雷阵阵响
召唤一个真正美丽的春天来



給管工

低能兒

蒼蠅嗡嗡
乌云丛丛
日寇海盜
百般受宠
于是“投资设厂”
顿成暴雨狂风
而你——管工
成了它们的应声虫

我们做工
靠双手劳动
你做工
也靠一双手
但我们笑谈怒骂
一点不惶恐

你每一分钟
要看主人的脸孔

表面上你工作轻松
年老了却要失宠
那时主人是亿万富翁
你两手空空
我们虽然是苦工
走路还能昂首挺胸
有一天劲刮雄风
哼！我们是工厂的主人翁

醒醒吧！管工
别再作可怜虫
这不是拍捧的时代
欢迎你！管工
别再当帮凶
投靠工人队伍中
才是真正的光荣
才是真正的光荣

對南方藝術團演出 的一些意見

—觀眾

敬愛的“南方”朋友們：

十二月（七三年）二十七日晚上在星加坡維多利亞劇院看了你們的演出後，我有一些感想。現在把它寫出來，聊表我熱烈支持你們推廣正派文藝，打擊灰黃文化的心意。

就只談缺點

總的來說，這次的演出，無論在藝術形式上，還是在內容上，都是很受觀眾歡迎的；這次的演出，確實做到了打擊灰黃色文化，發揚健康文藝。我在这封公開信里，不打算談這次演出的優點。只想就一些節目的缺點，提出我的意見，與朋友們共同研究。

这回演出的内容，除了《新相声》之外，其他並不新鲜，不是思想性较一般化，就是以前已有普遍的反映。《新相声》表达了各民族人民热烈爱护健康文艺的共同愿望，也表现了民族团结友爱精神的可贵。表现民族团结，是很符合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的。如果我国文艺工作者把强调民族团结当作重点看待，应该很实际、很有意义。然而，《新相声》这个节目也有一些缺点：

(一)在前半段表扬正派文艺演出成绩的部份，处理手法不好，有如商人宣传商品的味道。如果以更活泼的形式（例如发人深省的笑料）来表现，相信效果会更好。

(二)在内容上，如果它加进揭露黑手扼杀正派文艺及正派文艺在重压下不断发展茁壮的部份，那这个节目就更充实了。

“建筑工人舞”

从舞蹈的艺术形式的角度看，《建筑工人

舞》的确使人感到新鲜。例如表现铁工、木工、泥水工的劳作，表现工友在高楼劳作的危险性，表现工友从高楼堕下，表现工友焦急地从高楼跑下楼等方面，手法（动作）都很高明，很逼真。在这一方面，这个节目也有一些缺点，例如木工的钉袋不显眼，不能使人明白地一眼看出那个是铁工、木工或泥水工。在内容思想性方面，这个舞蹈出现了一些偏差，就是把斗争矛头指向工头。在星加坡，很多工头的的生活也不很好过，有好多工头都赚不到钱，经济地位无异于一般工人（由于工头亏本，结果成了老板的管工，做一天工只得一天工钱，而工钱也仅仅比一般工人高一点）。绝大多教赚到钱的工头，赚的数目也不多。工头也是被压迫、被剥削的一群，是当前我们应该团结的对象。我不否认有一些大工头经济地位很好，他们死心塌地为老板欺压工人；但这些人只是工头中的少数。目前工人与工头之间的矛盾并非主要的对抗性的矛盾。我认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突出主要的、对抗性的矛盾，而不应强调非主要的矛盾。《建筑工人舞》在思想内容上

的另一个偏差是没有明白地向观众交待：究竟要怎样对待工伤事故？工伤事故发生了，工友们怎样展开斗争？结果怎样？这些主要的方面，舞蹈里不是没有表现出来，就是表现得不够。不知我这些意见会太偏激吗？

“胶林里的故事”

芭蕾舞剧《胶林里的故事》同《建筑工人舞》在思想上所犯的错误有点类似，就是没有把当前我国社会的对抗性矛盾很好地描绘出来。假如“南方”的朋友们把这个舞剧里的洋老板是帝国主义掠夺者的形象表现出来就很好；可惜没有。观众眼前的洋老板，纯粹是个洋老板，看不出他就是帝国主义掠夺者的化身。这个舞剧的另一思想偏差是没有向观众指出明确的斗争道路，而只是简单地表达了胶工不愿再被压迫、被剥削的愿望，却无法使人看到光明的前景。

也许有人会说客观条件限制了表演艺术的

思想内容的表达。这一点讲得很有道理。但我认为我们更要强调，更要努力做到的是发挥主观积极性，能动地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来突破。记得星加坡“生活剧社”在不久之前的演出中有一个诗歌朗诵节目在结束前以新的手法给观众指明了一条新生活的康庄大道。这种表现手法，如果“南方”的朋友们好好学习並表现得更好，那真是美事！

在舞蹈动作方面，《胶林里的故事》也有一些缺点，例如在表现洋老板以吃人的磅称欺诈工友这一点上，就使人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工友们知道磅称是吃人的呢？

提高和普及

其他如《巴刹小唱》、《两粒苹果》、《学文化》等，都很有教育意义。但是这一类节目的思想内容较为普通。我个人认为在多形式的文艺演出中，不但要有思想性较高的作品，也应有思想性较普通的作品。

以上是我个人的感想，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出。

祝你们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觀眾上

3 / 1 / 7 4



一部失敗的創作

——略評“蛆虫”

奔浪

星島藝術劇場於十月九日至十四日，在維多利亞紀念堂公演了集體創作的二幕劇《蛆虫》。这一次的演出跟过去一样，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说明观众们是拥护、热爱健康正派的文艺演出。然而看了《蛆虫》以后，普遍得到的反映却是冷淡的，令人感到失望的。

《蛆虫》的内容讲的是三个上流人物，通过“应徵歌星”，大搞“慈善舞会”、“流行歌曲比赛”等来散播灰黄文化的毒素。实际上，剧本所要告诉人们的，不是这些东西，而是另外的一回事。

原来，作为散播灰黄文化的毒素的工具之一的“新潮夜总会”，因为欠了银行十万元的债务，在银行的追讨之下、在面临倒闭的情况下，它的主人——三个蛆虫便展开了一连串

企图拯救厄运的活动，整个剧本就围绕在这个节骨眼上来进行，因而大大地削弱了剧本思想性。

灰黄文化是社會問題

灰黄文化，是一项社会问题。我们明确地认识到，灰黄文化的存在与散播是有其一定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根源。剧本不从本质问题着手，只抓表面现象中的表面特徵，以为这样就能体现社会矛盾与社会面貌。这其实是错误的。这样所反映出来的是不着边际，空洞，片面而主观的东西。这样的东西说不上有什么启示，有什么引导，更不能说清问题，解决问题。

灰黄文化得到滋长、散播，是愚民政策的表现。夜总会、歌厅、舞场林立，直接起着散播灰黄文化的作用。实际上，不管“新潮夜总会”存在与否，灰黄文化仍然是大行其道、泛滥成灾的。而真正操纵与散播这种毒素的幕后指使者，不是只有通过开设夜总会、歌厅、才

能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的。

掩盖了主要矛盾

要铲除灰黄文化的毒素，唯有改变社会环境才能做到。但是，剧本里却回避了这问题，舍本逐末的把问题颠倒过来。把主要矛盾掩盖起来，代之以次要的、不关痛痒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剧本里一而再的强调“新潮夜总会”倒闭，是欠了银行的债，无法还债才被“迫”倒闭。因而它模糊、转移了人们的视线，在一定程度上起着粉饰现实的恶劣作用与影响。至于在《蛆虫》特辑里所说的“遭到人民群众的唾弃”，其实自欺欺人，难以自圆其说的说法。自始至终，我们看不到群众的力量，看不到促使灰黄文化没落的必然趋势。如果按照这样的说法，人民群众都不去接触灰黄文化，那么灰黄文化就自然消失了，这就巧妙地格杀整个社会斗争的涵义。

文藝工作者的任務

我們不能否認，當前的社會還是一個貧富懸殊的社會。一方面，腐朽勢力極力引誘年青人墮落；另一方面，廣大人民還處在水深火熱的生活中。在現階段，文藝工作者（包括藝術工作者）首要的任務是發展各民族愛國的、民主的、科學的新文化，反對一切腐朽勢力的舊文化。換一句話說，是怎樣去暴露社會的黑暗和殘暴，社會的矛盾與衝突，人民的精神實質與願望，人民的鬥爭與團結。因此，把《蛆蟲》的思想意識放大，結合到社會鬥爭上來看，無疑的，它是一部失敗的創作。

我們對藝術劇場是熱愛的，正因為它渡過了一段漫長崎嶇的道路，應當有所作為，為人類的事業作出貢獻。因此，本着熱愛與團結的願望，向劇場的朋友提出我們的批評。也希望所有正派的文藝團體，聯合一道，讓文藝鮮花開遍祖國大地！

評“萬家灯火”

土妮

一九七三年的馬華劇運，仍然處於低沉的時期。話劇形式的演出不見頻盛，劇本的出版更是荒蕪。截至十二月底算來，只有兩本劇本的出版。一本是集體創作的《第二次奔》，由英雄出版社出版。另一本是四月出版社出版的《灯火萬家》，作者江宏。這個劇本是近幾年來馬華劇壇較為突出的一本。

“本劇通過一戶貧農從鄉村被逼遷到城市以後的種種遭遇，逐步地揭露了六十年代後期，這個社會所存在着的不可調和的矛盾與鬥爭：失業、貧窮、以及種種人為的壓制和苦難，終於迫使人民起來反抗”。 “戲劇的矛盾衝突緊繞着社會的矛盾衝突這個核心而開展，並且相當鮮明地指出了工農應走的金光大道”。以上這兩段話摘錄自《灯火萬家》的內容簡介，

相当扼要、集中地把本剧的主题思想和故事背景给我们指了出来。虽然本剧的故事背景发生在六十年代后期，然而直到今天，“这个社会所存在着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与斗争”，仍然存在着，而且一天比一天严重、尖锐起来。因此，《灯火万家》的出版具有时代意义。

这是一个三场短剧，作者显然想把一个真正的社会面貌浓缩在戏剧里反映出来，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作者企图通过一户贫农的种种不幸的遭遇，简单地刻划出阶级压迫与阶级之间的矛盾，从而指出一条工农群众应走的金光大道。作者的愿望基本上能够达到，作品的“目的”显然归于失败。这是一部粗糙的文学作品，它只是加进了很多很好的原料，而没有进一步加以提炼和润色。虽然作者对本剧有经过四、五次重大的删改，可是方法不当，使到剧本出现了很大的漏洞，直接影响到本剧的艺术成就。

诚如作者在其《后记》里写着的那样：“把现实生活中的现象照实搬上舞台，并不能反映生活的本质；文艺作品必须比普通的实际

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才对"。我是完全赞同作者的文学观点，这个观点是正确的，科学的。然而作者却没有把这个理论的指导，结合具体的情况，加以灵活的运用，而是把它看成了一条定律，按照这个定律去塑造人物形象，安排情节的发展，使读者看起来，整个剧本是硬绷绷的，在很大程度上，离开了文学作品的"真实感"。文学作品植根于现实生活，来自现实生活，有现实生活的基础，因而有"真实感"。不能因为理论上是如此，不照顾实际情况，这样看来的作品是形式主义的。

剧情的结构、组织和发展，缺乏内部联系，这可以说是本剧的一个致命伤。作者只是把外来因素当成主要的矛盾，安排在情节中，这些外来的因素是一种突发性的、偶然性的现象。下面就让笔者简单的分析一下剧情。

作者首先在我们面前，勾勒下一副农村的破产景象。故事产生在一户贫农的家里，这户贫农面临着失去土地、迫迁、饥饿、失业的厄运。何水来，原为贫农，后被迫迁至鸽子笼似

的组屋去。地没有了，他年事又高，不易找个活计干。他的儿子何亚南，又因为替被开除的工友仗义执言，不幸又给厂方解雇；女儿何燕芬是一个所谓的“非公民”，到处遭到白眼，被拒于厂门外，这样，全家的生活陷入了困境，连房租也欠了三个月。就在这种山穷水尽的地步，出来了一个“好心人”——三姑，从中挑拨，以让水来妻把老六卖给大富人家，可以从中得到一笔生活费。这个大富人家赵大望恰巧是开除何亚南的那个资本家，掠夺他们的土地，放火烧掉他们的屋子的又是这个资本家，开车撞伤亚明仔（一个卖报童）的也是他。可以这么说，作者是把赵大望这个官僚买办资本家当成一个阶级的代表人物，把何水来这个家庭的成员当成是另一个阶级的底层结构，何亚南是这个结构中的先进份子，他是这个结构利益的维护者。通过人物之间的摩擦与抗衡，作者是在阐明这样的—个真理，他们之间的矛盾是对立着的，不可调和的。而最终以何水来和何燕芬的醒悟，指出工农大众应走的是一条怎样的道路。

从作品所包含的深刻的社会内容来看，这应当是一部题材坚实、形象突出、情节紧凑、立场鲜明的文学作品。然而，就笔者个人的感受来说，这个剧本的说教的意味较多，具体的描写较少。人物有很明晰的轮廓，但缺乏血肉交织、活生生的人物形象。这在画面上是素描，不是油画。

文学作品来自生活，高于生活，这个高字并非意味着脱离现实，而是有现实作为它的基础。上面提过“本剧在很大程度上，离开了文学作品的‘真实感’”，下面就让笔者简略的谈一谈：

(一)本剧的中心漩涡，集中在赵大望和何水来一家的矛盾冲突上。作者为了表现这个斗争的场面，安排了赵大望在何水来的家里出现，理由是为了收买一个穷人家的孩子。这样的安排显然是作者硬凑上去，一来不合情理，二来在现实生活中实属“奇闻”。

(二)巧合的事件太多，上面已经提过。文学作品的描画过程，有其必然性的发展，而不应当是突发性、偶然性。

(三)赵大望的台词，过于娇揉造作。请看他的“自我暴露”：“我之所以要物色穷人家的孩子，是因为穷人家的孩子有着天生的刻苦精神，对我的事业会有很大的好处。根据心理学家说：穷人家的孩子一旦被有钱人教育成长，将来在对付穷人的造反上，必有着卓越的镇压手段，也就是说：他将来会懂得采取什么合法的措施令造反的穷人合法下来……”其他类似的台词大致如此，这就很有些造作了。或许作者的本意旨在讽刺，然而这样的讽刺手法不太高明，不够痛快。

(四)本剧中的一个陪衬人物，贫民屋管理厅职员，书记，他的关系与赵大望颇为亲密。这个官员的出现和“口供”，无非是强调资本家与官老爷互通一气，欺压老百姓的道理。按照我们这里的“法律条文”，如果拖欠了三个月的房租，通常是寄来红单，三天后断绝水火供应，然后封屋。因而书记的亲自上门来催租，是少有的现象，这个局限是非常大的，一般的群众恐不能理解这样的处理。

(五)本剧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何燕芬。原本

她是一个思想脆弱，整天想到以死来控诉黑暗的社会制度的女孩子，她的觉悟，其间必然经过一场剧烈的思想斗争。这点作者忽略掉了，而是以简单的叙说代替她的精神实质的改变，这是不足的。

作者的表现能力是不俗的，他能抓紧阶级斗争这个节骨眼，把六十年代末期的社会面貌抓下来，强调了阶级之间的对立矛盾，从而提高正义力量必然战胜丑恶势力的斗争，这是值得赞扬的。比之目前在舞台上演出的话剧的主题思想，还要更鲜明、更突出。希望作者能精益求精，务使艺术技巧更臻圆熟，为马来亚新文学带来一股兴旺的气息。

“西藏桃源”中的 殖民主義思想

越飛

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出品的影片《西藏桃源》最近在吉隆坡上映，它以歌舞为号召，竟连映三十多天，有很可观的票房成绩，照看该是“好”的电影了。可是，在我们此时此地，票房记录与影片的内容，往往就不成正比例。电影《西藏桃源》虽以歌舞为号召，但是歌舞场面总计不到三十分钟，而且是不中不西，非驴非马地生硬拼凑，纵有歌舞，影片仍然只是沉闷。

电影中的歌舞不中不西，倒还是其次，《西藏桃源》所要讲的故事，正如法国电影史家齐·萨杜尔批评旧的《西藏桃源》那样：是“一种令人厌烦而可笑的寓言”。这部影片卖座的原因，恐怕要从目前电影观众被打打杀杀的电影搞得头昏脑胀、看电影没有多大选择的余

地这点去探寻了。此外，电影《西藏桃源》里头有很逼真的风雪场景，这对于处于长年是夏的环境里的观众来说，恐怕更有吸引力。

电影《西藏桃源》是以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1900—1953）的小说《失去的地平线》（LOST HORIZON）为脚本而拍摄的。早在一九三七年，好莱坞就曾把它拍成电影，现在这部《西藏桃源》，是小说《失去的地平线》拍成电影的第二次了。譬喻理想国的“香格里拉”（SHANGRI-LA）一词，就源出此书。旧的《西藏桃源》只是黑白故事片，而新的这部《西藏桃源》则是彩色片，还增加了歌与舞的内容。

对于旧的《西藏桃源》，洪膺在《电影史话》一书中，就作过这么的批评：法兰克·卡普拉（旧《西藏桃源》导演）一九三七年拍的《失去的地平线》（即《西藏桃源》），“以想象中的西藏世外桃源中的中庸安乐来比照西方世界的惶惶不安”。

新的《西藏桃源》除了导演、演员换过了新人，故事背景改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外

，它的精神实质並無任何改变。原著中的殖民主义思想，得到了贯彻，那“西方世界的惶惶不安”的情绪，则愈加显现了。

《西藏桃源》的故事是以主角联合国专员查理·康威（彼得·芬治饰）在一小国达斯古拉（在南亚次大陆上的一个假想国家）发生革命时前往疏散外籍人，自己则随最后一批准备飞往香港。但是，在启程前，飞机却遭劫持，后来堕落在喜玛拉雅的雪山上，被红衣喇嘛“郑先生”搭救，在雪山上长途跋涉之后，经过了一个雪山的山洞，来到了位于西藏、四季如春、人民安居乐业的世外桃源。洞外是风雪的世界，寒气袭人；洞里的天地却是春风和煦、万木欣欣向荣，截然是两个世界，和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有点儿相似。

他们一行人来到这个世外桃源之后，受到了以郑先生为首的喇嘛们的款待，华服美食，还搬演歌舞节目，以求视听之乐，没有世俗的烦恼，生活极其舒适。这些人当中，除了查理·康威的弟弟佐治·康威执意要回到“文明世界”之外，其他人都乐不思蜀，都搞上了爱情

，不作离开之想了。他们找到了“香格里拉”，完全服膺于这个“理想国”了。

郑先生是这个理想国的重要人物，但还不是最主要的人物，因为在他的上头，还有一个白人神父的“大喇嘛”，他才是这个“理想国”的统治者。

查理·康威后来被大喇嘛召见，他才发现，这个大喇嘛原是比较比利时之神父，在一七四七年（他已经两百多岁！）来到这里，成了这个“香格里拉”的统治者，现在他自知不久于世，于是把查理·康威劫持而来，作他的继承者！

这样的情节十分怪诞。大喇嘛、“香格里拉”的全体居民或许都可以长命百岁，但是，这个与世隔绝，与外面世界毫无来往的理想国何以能够象“占士邦”一样，把这批人劫持而来，而且事先就知道查理·康威其人，也知道他是完全合适的继承人呢？

也许说这个故事本身就是寓言，难免带有神话的味道，情节的不合理且不必计较，我们还是看看这段情节所表现的、所流露的是什

样的思想吧。这个位于西藏的“理想国”原来只是白人神父们的殖民地，一个总督要死了，就找来另一个总督，继续来统治这个殖民地，这不就是典型的殖民主义思想吗？在这个“理想国”里，统治者是白人，居民却是黄种、棕种人；统治者不事劳动而华服美食，高高在上，这些黄种、棕种的居民，却得织布种田，胼手胝足。“理想国”原来就是他们特种殖民地，这说明了西方资产阶级仍然还发着殖民主义的迷梦，对那“美好的日子”还耿耿于怀，未有忘记。

把查理·康威一伙人从达斯古拉狼狈出走和在“香格里拉”里的安逸生活对照来看，就更易于了解这一伙人舍不得离开的原因了。因为要维持他们的安逸享乐生活，也只有维持对殖民地的统治和剥削。电影《西藏桃源》的殖民主义思想，其实是非常显明的。

电影的最后情节是查理拗不过弟弟佐治，临时决定与佐治及在“香格里拉”住了八十年，保持年青不老，仍物美如鲜花的玛莉亚出走。可是，一离开了“香格里拉”之后，玛莉亚

就打回原形，和日本童话《浦岛太郎》一样，马上就鸡皮鹤发，死于途中的冰天雪地里，佐治见状大惊，也就垂崖而死。我以为，这是电影对叛逆者的一项隐隐的、恶意的警告。它暗示，活在这种制度，而不接受这一制度的安排，是没有希望的。电影就是这样竭力来巩固“正统”的思想。

查理·康威目睹佐治和玛莉亚之死，于被救回人间之后，还执意只身折回“香格里拉”去，而不要回到西方世界。片子在结束时，查理冒着风雪跋涉前进，人影就消失在雪的世界里。这正是洪膺所指的“西方世界的惶惶不安”的情绪的表现。电影的主角对西方社会制度的日趋腐败和没落，是十分失望的，但是本身却无能为力，于是精神十分空虚，惶惶不安，只能寄情于理想中的“香格里拉”。

但是，七十年代已经不是“冒险家”的年代，“冒险家的乐园”的时日已经一去不复返，“香格里拉”只不过是殖民主义的梦呓，“理想国”只不过是他们的迷梦而已。从这点来看，电影《西藏桃源》毕竟只是“令人厌烦而

可笑的寓言"而已。



誠摯的謙遜

——讀“魯迅書信選”

鳴心

有些朋友很喜欢读作家和其他知名人士的日记和书信，认为在那里面比之其他作品更易看到他们的思想作风和内心世界。笔者把《鲁迅书信选》粗读一遍，便有了同样的感觉，而更重要的，则是感到有不少应该记取的教益。这里试试就一个方面来谈谈。

鲁迅先生的作品，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明快洗炼的笔触，抓住了千百万读者的心。曾经有多少人抱着追求光明、追求知识的热切心情，再三再四地捧诵他每一篇作品！但是，当友好们赞美他的作品时，鲁迅先生总是诚挚的谦逊；对于这样那样的称誉，又总是衷心地表达自己的看法。鲁迅先生谦虚而坦率，没有丝毫骄矜之气。

《狂人日记》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篇革

命性作品，一出世便引起广泛的注意。但鲁迅先生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狂人日记》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艺术上说，是不应该的。来信说好，大约是夜间飞禽都归巢睡觉，所以单见蝙蝠能干。我自己知道实在不是作家，现在的乱嚷，是想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我想中国总该有天才，被社会挤倒在底下，——破破中国的寂寞。”

有一个小学教员曾给鲁迅先生写信，说他自己专爱鲁迅的书。鲁迅先生在复信中写道：“你说专爱看我的书，那也许是我常论时事的缘故。不过只看一个人的著作，结果是不大好的：你就得不到多方面的优点。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非常有限，枯燥了。”鲁迅先生既不反对别人正当的爱好，又给别人以积极的引导。

鲁迅先生经过长期的奋斗，他的成就自然为全国人民所认许，也自然地有人希望他写个自传，也有人准备为他立传。对于这样的事，鲁迅先生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我是不

写自传也不热心于别人为我作传的，因为一生太平凡，倘使这样的也可以作传，那么，中国一下子可以有四万万部传记，真将塞破图书馆。我有许多小小的想头和言语，时时随风而逝，固然似乎可惜，但其实，亦不过小事情而已。"象鲁迅先生这样有成就的人，他自己却是这样看待自己的生平的；然则那些斤斤于求名的浅薄之辈，在这位巨人之前当真愧死了。

这里要提起一件事，即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埃德加·斯诺在居留上海时，曾与鲁迅先生见过面。斯诺还将《阿Q正传》、《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药》、《离婚》等译为英文，编在《活着的中国》一书中。在翻译鲁迅作品时，斯诺研究了鲁迅生平，写了一篇《鲁迅评传》。当时，他在燕京大学任教，通过友人将原稿寄给鲁迅先生征求意见。鲁迅先生认真看过之后，更正了一些有出入的事实，提了具体修改意见。鲁迅先生所提的修正意见，有一条写道："第五段'中国高尔基……'当时实无此语，这好象是近来不知何人弄出来的。"

原来当时周扬之流耍两面手法，暗里攻击鲁迅，明里又别有用心地吹捧鲁迅是《中国的契诃夫》、《中国的高尔基》。鲁迅先生对此曾在给一个青年作家的信中写道：“我看用我去比外国的谁，是很难的，因为彼此的环境先不相同。契诃夫是想发财，是那时俄国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了，而这时候，我正在封建社会里做少爷。看不起钱，也是那时的所谓“读书人家子弟”的通性。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亲穷下来，所以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他不会赚钱），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因为我自己是这样的出身，明白底细，所以别的破落户子弟的装腔作势，和暴发户子弟之自鸣风雅，给我一解剖，他们便弄得一败涂地，我好象一个“战士”了。使我自己说，我大约也还是一个破落户，不过思想较新，也时常想到别人和将来，因此也比较的不十分自私自利而已。至于高尔基，那是伟大的，我看无人可比。”这一段话说得恰如其分，决不是一般地自谦一番的虚伪言辞所能比。

鲁迅先生作为一个作家，而且“俯首甘为孺子牛”，是那样地愿为青年服务；由此可以想见，一定有许多人向他请教问题，特别是关心读书写作的问题。鲁迅先生知无不言，但取的决不是教训别人的态度。比如有人请他讲诗歌创作的问题，他在信中答复道：“要我论诗，真如要我讲天文一样，苦于不知怎么说才好，实在因为素无研究，空空如也。我只有一个私见……”又如有人请教他作文的方法，他回答道：“文章应该怎样做，我说不出来，因为自己的作文，是由于多看和练习，此外并无心得或方法的。”这些都是老实话，是鲁迅先生毫无隐讳地说出来的，与某些人装作谦虚，跟着就高谈阔论，甚至把人教训一番的大不相同。

谦虚，诚挚的谦逊；对朋友，就是说老实话。这是鲁迅先生光辉品质的一面吧。

中國的木偶戲

粵仁

木偶戏是一种很普通的戏剧，在英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墨西哥等国，都有上演，它们叫作 PUPPET SHOW，在中世纪的欧洲已经流行，为世俗剧的一种；在日本也有“人形芝居”，此外，朝鲜、缅甸等国家，也都有木偶戏。

在中国，木偶戏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据《旧唐书》《音乐志》记载，“窟垒子亦云魁垒子，作偶人以戏，善歌舞。本丧家乐，汉末始用之于嘉会。”这是说，木偶戏早在公元前三百年的汉代已出现了。不过，最初木偶是用在丧礼中，因古人迷信，说人死后灵魂仍存在，便做许多假人放在死者的坟墓里，用它“陪伴”死人的“灵魂”。这也就是今天在古墓中大量出土的木俑。后来在嘉庆宴会中也有木偶

戏，从那时起才正式发展为娱乐节目。

至隋代，木偶制作的技巧不断提高，且能演戏剧故事。据唐杜宝的《大业拾遗》中说：“木人长二尺许，衣以绮罗，装以金碧，及作杂禽鱼鸟，皆能运动如生，随曲水而行。又间以妓航，航长一尺，阔六尺，木人奏音声，击磬撞钟、弹箏、鼓瑟，皆得成曲，及为百姓，跳剑、舞轮、升竿、掷绳，皆如生无异，雕装奇妙，周旋曲池，同以水机便元。”这些木人便是“水木偶”。

宋代，木偶戏艺术发展到了崭新的阶段。据宋人所著的《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等书所载，那时的木偶戏，除了牵线木偶，还有杖头木偶（由艺人举在杖头的大木偶），药发木偶、水木偶。此外，还有用小孩子来演的肉傀儡（由大人用手举起男童，大人在下面唱，儿童在上面舞），它是木偶戏的新式样。当时木偶戏最出名的艺人叫“任小三”。《东京梦华录》中说：“杖头傀儡任小三，每日五更头回小杂剧，差晚来不及矣。”任小三所表演的小杂剧，虽是开场戏，却很有

吸引力，木偶戏迷必须每天五更的时候到街市去等，否则迟了的话便看不到。

随着木偶戏的广泛流传，木偶戏更配合各地地方戏演出，因而成为各种地方化的戏剧。它在北京吸收了京剧，成为川剧化的戏剧在福建、广东、陕西、湖南、云南、浙江等地，分别吸收了各地的曲调，成为各具特色的地方化戏剧。据清徐珂所编的《清稗类钞》中说："土俗尚傀儡之戏，名曰串客，见温州府志。后则不然，凡非优伶而演戏者，即以串客称之，亦谓之清客串，曰顽儿票、曰票班、曰票友，日本之所谓'素人'也。又京师戏剧之外，有托偶……托偶即傀儡子，又名大台官戏。"又据李斗《扬州画舫录》，则又名肩担戏："凤阳人围布作房，支以一木，以五指运三寸傀儡，金鼓喧阗，词白则以叫嗓子，均一人为之，谓之肩担戏。"虽然中国木偶戏随着地域不同，但所用的木偶，多是全身的，有头、有足、有眼、有鼻……不象其他国家的木偶，只有上半身。

近代流传下来的中国木偶戏，主要有提线

木偶戏、布袋木偶戏及杖头木偶戏三种。其中粤闽地区较为著名的有广东梅县线剧（提线木偶汉剧）及闽南布袋戏。提线木偶汉剧不同于杖头、揭篾木偶和皮影、布袋戏，是用等线操纵各种人物表演，属于提线木偶的一类，它的特点是不受舞台装置和服装道具的限制，演出的适应性很强，一套锣鼓，几挑戏箱，不论闹市山村，大街小巷都能演出。仗着艺人灵活的五指，和一束神秘的柔丝，便能使整个舞台欢腾起来。

提线木偶能演的剧目很多，现代戏、古典戏、文戏、武戏、寓言、童话，都演得各尽其妙。这种戏不但儿童喜爱，成年人也感到兴趣。

梅县木偶汉剧演技细致。演出时老练的艺人一边运用灵活的五指牵引不同的线路。操纵木偶从事各种表演，一边演唱几种腔喉，有的还能表演一套口技，鸡鸣鸟叫，犬吠马嘶，无不唯肖唯妙。这些复杂的舞台配音，再加上各种不同唱功，乍听起来，好象是后台有许多人在协作，其实不过出自一二人的口舌。梅县木

偶剧的调门板路，音乐锣鼓，与广东汉剧一样，自从戏剧改革后，木偶汉剧在演现代戏的过程中，唱腔方面，创造了一些新腔，因而能更确切地反映当代人物的精神面貌，在曲牌方面，除了以原来汉剧的皮簧为主曲之外，经过去芜存菁，加工提炼，还大胆地把客家地区的山歌小调整理入曲，显得曲牌更生动多采。在操纵技术方面，则以提线为主，並广泛与杖头、皮影、布袋等木偶结合使用，在突出当代人物性格，活跃舞台气氛方面，收到显著效果。

闽南布袋戏又叫指花戏。布袋木偶造型细小玲珑，精致、古雅而又各具特性。木偶的一个亮相，仰头或俯视，都可以表现出人物的喜悦心情和苦闷愁思。它的特点是以手掌直接操纵偶象，表演者两手可以同时控制两个木偶，塑造出两个性格和思想感情截然不同的角色。两个木偶人都能神情活现，引人入胜。近年，木偶剧进行了大量革新，内容上逐渐削除过去封建迷信的糟粕，注重现实题材，技术上除了继承和发展传统的优秀技术外，不断进行技术革新，使这一古老的技艺重现光芒。

何物“日本週”

伊凡

十二月三日到八日，一个叫做“日本基金会”的组织，在吉隆坡搞了一个“日本周”的活动。在这个星期里，由三号到五号，日本宝冢歌舞团在马大校长礼堂举行了三晚的演出，随后，在六号到八号这三天里，又在同一地点，举行了日本电影招待会，放映了《这就是爱情》和《困难的生活》两部故事片。

如果大家不善忘，那么，就应该记得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到二十日，日本基金会也曾在吉隆坡搞过一次同类的“日本周”的活动，只是当时前来演出的歌舞团不是宝冢而是松竹歌舞团，放映的电影也不同吧了，它的意义，则是相同的，而两次的“日本周”的活动，也是一脉相承的。

“日本基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据日本官僚的招供，它是一个政府资助的文化侵略工具。单从这点来看，“日本周”为啥目的，所作何事，也就十分清楚了。

一、十二月八日這個日子

对于我国人民来说，十二月八日这个惨痛的日子，是无时可以忘怀的。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大军登陆哥打峇鲁，开始了对马来亚的血腥侵略，昏庸无能的英国殖民军队及其雇佣兵不战而退，马来亚从此陷入蝗军的铁蹄之下，过了三年八个月的水深火热的日子，无数无辜的人民惨遭屠杀，血流成河，尸骨遍野，神号鬼哭。这段惨痛的历史，我国人民是不会忘记的。也就是因为有这一惨痛的经验，我国人民始终眼明心亮，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危险性，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和警戒，全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复苏和它的一切新的冒险行径。

日本帝国主义者一连两度（一九七一年和

一九七三年)选择在十二月在我国举行"日本周"分明不是什么日期上的巧合,而是处心积虑、蓄谋已久的卑劣用心的流露。一九七一年的"日本周"是在十二月十三日至二十日举行;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三日,由泰国南下的一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进占我国北部重镇阿罗士打,十九日占领檳城,到二十日,北马几乎已全陷落在日本蝗军手中。一九七一年的"日本周"选择在这个期间登场,无非是缅怀过去日本侵略军的"赫赫战功",无非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抚今追昔,发军国主义者思古之幽情。一九七三年的"日本周"更是变本加厉,竟然选择十二月八日这个登陆哥踏峇鲁的日子作为三十二年后文化侵略大军登陆吉隆坡的日子,分明就是向我国人民的尊严发出最严重的挑战,分明就是明目张胆的挑衅行径。但是,具有反侵略光荣传统的我国人民已经比四十年代更加坚强,眼睛更加明亮,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只能换来我国人民对它的轻蔑,只能带来耻辱和加速它的可耻的失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任何邪恶企图,注定不能得逞,"大东亚共荣

圈"已经遭到了可耻的、彻底的失败，它的任何翻版，也一定难逃可耻失败的命运，这是历史的逻辑。

二、爲什麼搞“日本週”

"日本周"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海外四面楚歌，困难重重的时刻精心泡制出来的，它假借向海外介绍日本文化的美名，披上"文化交流使者"的伪装，希望通过歌舞团里少女舞蹈演员的粉腿酥胸，兜售日本帝国主义的霉货，企图藉此来安抚被剥削国家的人民，来转移他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认识。

大家知道，我国是日本经济掠夺的对象之一，马日两国的贸易，只对日本有利。日本既是我国最大的入口国，而且也是最大的出口国。日本收购我们的树胶、锡米、棕油和木材等原料，又把它们制成商品，卖回给我们。由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二年，日本对半岛的贸易盈余，就增加了四倍，我国对日贸易的赤字，就由一九七〇年的八千八百四十万元增加到一九

七三年的三亿五千七百万元。在我国商品市场上，日本货物充斥，日本汽车占了六十巴仙，制成品占了三十二点三巴仙，电气机械占了三十四点七巴仙。（这是一九六八年的数字，这几年来又大有所增加）。在这几年中，日本的垄断资本，也源源开入本邦，日本垄断资本已经成为在我国仅次于英国和美国的第三大外资。除了老牌日本财阀之外，单单在所谓“新兴工业”中，日本垄断资本就占四千六百七十万元，设有六十多间工厂，生产一系列的消费商品，农业机械和装配汽车。这种情况，不单只在我国是这样，在泰国、在印尼情况也大略相同。对于日本商品的充斥市场，对于日本垄断资本的经济掠夺，对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马六甲海峡是日本的生命线”、“东南亚是日本的经济命脉”等这些叫嚣，东南亚人民作出了坚定的答复：今年初，泰国青年和学生举行了波澜壮阔的示威运动，反对日本货物在泰国自由泛滥，在印尼，印尼的青年和学生也作了响应，十二月十一日，印尼“民族自尊委员会”在椰加达发动了反日示威游行，指日本人是“

刽子手"，要求"贪心的日本人离开印尼"；在我国，广大的青年，知识份子都在深刻关注日货、日资泛滥的严重问题；十二月三日，在曼谷召开的"亚洲经济问题会议"上，与会的六个地区的学生，发表文件，谴责日本在亚洲地区实行帝国主义的经济政策，掠夺这些国家的天然资源和剥削当地的劳工。

在这四面楚歌的情况下，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维护和巩固它的经济利益，搞出了一系列的花招，妄图挽救其江河日下的"形象"，于是乎，一方面打出"赔偿"、"经济援助"等黑旗，一手出钱，一手抓回两倍的钱；另一方面则巧立名目，又是什么"亲善访问团"，又是什么"技术合作"，还按照美国"和平队"的模式，塑造了一个"海外青年协力队"，干着"和平队"一样的勾当。"日本周"就是这些活动的一个环节。什么"赔偿"、"经济援助"尚且被人一眼看穿，小小的一个"日本周"就能掩人耳目了吗？

"日本周"是日本在"文化交流"的项目下推销的货色，所以"日本周"是有着"日本

文化周"的意思的。早在一九七一年"松竹歌舞团"前来吉隆坡演出之前，人们就指出，"松竹"万变不离其宗，它的"日本文化"必定是洋化和色情的。事实证明，它所搬演的全部节目确然就是洋化和色情的。这句对"松竹"的评语，对今年的"宝冢"也是全然有效。"松竹"也好，"宝冢"也好，全部是一样的货色，宣扬的都是洋化和色情的"日本文化"！如果它们之间还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松竹"的《巴黎肯肯舞》，使人宛如置身在巴黎的红磨房红灯区，而"宝冢"的《茶花女》的片断则简直要让你置身百老汇舞台了，舞台上的舞蹈演员竟全是金发满头的！如此崇洋媚外，还有什么日本的味道？

"宝冢"的节目分为上下两部份，下半段是现代的、洋化的、粉腿飞扬的色情节目，而上半段，则是"传统"的日本节目。是些什么"传统"的节目呢？是《五个艺妓之舞》、见习艺妓的《日本伞舞》，日本的"传统"难道除了艺妓就没有了吗？从这些节目来看，日本真正的传统音乐舞蹈节目，已经给日本垄断资

本遭塌得不成体统了，剩下可以拿出来给人们观赏的，恐怕只有艺妓一种了。

在这些“传统”的节目里头，有一个叫做“木棒舞”的，照节目表里的说明，那是一个“在丰收后，表现农民的喜悅的节目之舞”，可是，等到舞台上灯光明亮时，出台表演的演员，一律穿着武士的服装，分成两排，手持木棒，在旌旗和一名首领的引领下操步上场。在台上，她们（演员全是女性，但在这个节目里，全女扮男装，扮作日本武士）就象军队一样，分成两队，又是操练，又是持棒比武，口里还不断吆喝，还持棒猛笃舞台，搞得震天响，穷凶极恶，杀气腾腾。舞蹈里根本没有农民，也没有表现“丰收”和“丰收后的喜悅”，它纯粹是借农民的羊头，卖军国主义武士道的狗肉，看了令人十分反感，也引起了人们的高度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並不单只是“理论上的结论”，而是具体的事实，这舞台上的明火执仗，磨刀霍霍，就是军国主义复活的具体反映。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国内则肆意篡改历史，为军阀翻案，大肆推崇武士道精神；向外

则输出这类帝国主义文化垃圾，竟至如此狂妄的地步，是应当及时加以扬露，认真对待的。

（稿于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八日）



稿 約

- 一、《生活文丛》欢迎投稿。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文艺理论、演出批评、评介、翻译、文坛动态等作品，是为需要。
- 二、来稿请用横写原稿纸书写，並请注明作者姓名、笔名和联系地址。
- 三、如需退稿，请附回邮信封、邮资；如不愿删改，请注明。
- 四、来稿请迳寄本社编辑部。





伐木場的來信

高山青等著

出版：文娛出版社

Penerbit : Penerbitan Segar,
161, Jalan Abdul Samad,
Brickfields,
Kuala Lumpur, Selangor.

承印：堅申印務（馬）有限公司

Pencetak: Jenson Press (M) Sdn. Bhd.,
58, Jalan Tertama, United Garden,
5th Mile, Off Klang Road,
Kuala Lumpur, Selangor.

定價：M\$ 1.00